

管平潮
作品

GUAN
PINGCHAO



壹

仙墮江湖

管平潮
作品

GUAN
PINGCHAO

九州牧云录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州牧云录 (全四册) / 管平潮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218-10149-1

I. ①九… II. ①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624号

JIUZHOU MUYUN LU QUANSICE

九州牧云录 (全四册)

管平潮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 莹

策划编辑: 钱飞遥

特约策划: 李冠亚

责任编辑: 肖风华 钱飞遥

封面设计: 徐 奎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 www. gdpph. com](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3.75 字数: 1680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沧海灵荒，仙路缥缈。

江湖路，水远山高。

仗一身英雄侠胆，御剑轮回，豪气冲霄。

不惧神巫，以易为髓，舍我是王道。

踏歌行，昆仑巅，梦里朱颜已渐老；

抚琴笑，红尘远，醉中多情是侠少。

三千贝叶，皆成因缘，一钵珠泪，情丝怎了？

但问玉人何处？小楼红袖招。

前世今生缘不尽，再回首风月潇潇。

待我扬鞭万里再唱九州牧云谣！

九州牧云录

仙墮江湖

楔子 传说的诗篇 / 1

第一章 天女落凡，与君云水初见 / 5

第二章 罗州尘市，混迹柴米油盐 / 35

第三章 江湖落影，妙香开到白莲 / 63

第四章 佛院兵机，震荡九州风雷 / 93

第五章 鸿蒙古卷，驱万灵而莫御 / 131

第六章 仙风道骨，妖娆艳甲芳兵 / 159

第七章 烟燎冰宫，引动无边劫火 / 191

第八章 芳心藏巧，一念即为尘迷 / 215

第九章 冰嗔月恼，频催春梦一夕 / 237

第十章 云中夺宝，苍山寒月如血 / 275

楔子

传说的诗篇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七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

前人播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

巍巍华夏，浩瀚神州，壮丽的山河间漫漫五千年生息劳作，孕育了无比灿烂的东方文明。无论白山黑水，塞北江南，高至庙堂，远到江湖，无数的奇人异士英雄豪杰如银河群星般闪烁，照耀着悠悠流逝的历史长河。九州大地，人杰地灵，万里山河千年中国，是一个“异人的国度”。

而在名留青史的人物之外，那华夏九州的荒川草木、繁华巷陌中又不知埋没多少奇侠隐士、才子佳客。当岁月流逝，传说渐变得缥缈，那些本该是历史天空中最璀璨夺目的星辰人物，也在有意无意中被历史的烟云遮盖，渐渐模糊。

就在这样群星璀璨的浩荡东方历史中，有这么一个年代。这年代和这片土地上其他兴亡交替的王朝基本没什么不同，皇帝重臣居庙堂之高，侠客百姓处江湖之远，功名利禄，士农工商，都在为各自的生存目的孜孜不息。

就如永远都在重复的历史一样，这个年代中，在那些歌功颂德、繁华锦绣之外，大多数人过得并不快乐富足。占人口最多数的平民百姓，要面对土地低下的产出，要面对买卖微薄的利润，要面对雷鸣闪电暴雨山洪的天灾，要面对广袤山野中的豺狼猛兽，还要面对多如牛毛的杂税苛捐。

因为生活苦难，宗教便盛行；佛教、道家、神巫、鬼门，宗教如此繁盛，

甚至某个乡间的老伯阿婆偶尔“鬼上身”，也能号召乡里拉起一派教门。五花八门的教派流传于民间，某种程度将小老百姓们艰难困苦的生活稍稍熨平；于是对它们的存在，官府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放在心上，不放在眼里。只有当哪个吃饱撑的神棍天真到真以为自己可以号召平民夺取权力，这时官府才派出大军，动起刀兵，将这些鼠辈妖人一举荡平。

所有的这一切，都似乎与其他朝代大同小异；只有一件事情略有不同。

据这时候的民间众口相传，当今王朝中真有那些本来只存在于传奇小说中的“剑仙异士”。他们大部分被朝廷征辟，具有天生的异能，据说能发现并唤醒世间少数具备灵性的刀剑兵器，能让刀有魄，剑有魂，随心所欲，凌云御天。若他们与人对敌，可以以一敌千。

在这些有鼻子有眼的传言中，还称如果哪家少男少女被发现有这样“神赐”的异能，便会被官府重金招去，一步登天，从此高官厚禄车马仆从源源不断滚滚而来！

当然，在这样的街谈巷议里，也有些扫兴的传言，说是先前被征召的剑仙，为了占据高位，独擅专宠，不仅陷害地方官府报上去的天赋神童，还派人去四乡八野暗中搜寻有剑仙苗头的幼孩，一经发现，格杀勿论，十分残忍！

对这样一个莫衷一是、还让人有些不寒而栗的剑仙传闻，老百姓们其实更津津乐道于另外一个故事。他们说，别看现在日子过得清苦，今天被这欺负明天被那压迫，总有一天在那云空之外的仙人国度，会派下无数背生洁白双翼的羽灵雪女，执着发光的神剑，飞舞于九州的天空，降下漫天神雪，轰遍四野雷霆，让万里神州的山川变成冰天雪地。所有的恶棍被冰雪冻毙，所有的贪官被天雷撕碎，无论邪魔还是恶鬼都被神剑诛灭，到那时这世间再没了丑陋邪恶，所有的好人都会劫后余生，在圣洁冰雪洗礼过的土地上过上美满富足的生活。

传说中这个能够让神州浩土劫后重生的仙人国度，名叫“雪云之国”。

天之外“雪云之国”的传说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那些本该是雪灵仙神格杀对象的贪官泼皮，也同样津津乐道、深信不疑。每当在官场上被对手打

击，或是街头巷尾争地盘被更强的势力打败，他们都会咬牙切齿地诅咒：

“咋不让雪云国的仙女劈死！”

而蓬门小户的平头老百姓们，更因这传说而有了寄托。若遇到困苦悲伤之事，他们唉声叹气之余，也记得抬头望望天上，看看那蓝天中洁白的云朵，祷祝一声：

“雪云国的仙女们，你们看到了吗？快来管管吧……”

望着那悠悠的白云诚心祈祷，即便那白雪般的云朵中从未降下什么羽灵雪女，他们的心灵也忽然变得平静祥和，脸上重现笑容，继续投入到艰难的生活中。正是：

沧海灵荒，仙路缥缈。

江湖路，水远山高。

仗一身英雄侠胆，御剑轮回，豪气冲霄。

不惧神巫，以易为髓，舍我是王道。

踏歌行，昆仑巅，梦里朱颜已渐老；

抚琴笑，红尘远，醉中多情是侠少。

三千贝叶，皆成因缘，一钵珠泪，情丝怎了？

但问玉人何处？小楼红袖招。

前世今生缘不尽，再回首风月潇潇。

待我扬鞭万里再唱九州牧云谣！

第一章

天女落凡， 与君云水初见

话说这一天，正是阳光普照，天气晴好，万里如画江山中，就在那风光奇绝、烟笼雾锁的长江三峡里，两边峭壁对峙的湍急江水中正顺流行来一只狭长的凤首楼船。

春季里的长江三峡，崖岸雄奇秀逸，江水泱泱磅礴，偶尔就是有皇家的楼船巡游也非出奇之事。只是，今日这装饰繁丽的凤舟船头上，却立着一位平民打扮的美貌少女，貌若及笄之龄，头戴荆钗，身穿布裙，装扮颇为寒酸。看这女孩儿，光打扮已然与皇家巨舟格格不入，却还一手叉腰，一手指天骂地，跟面前几位袍服华丽鲜明的武将文臣大发脾气！

那少女一顿雷烟火炮般的斥骂之后，便想转身离去，却不防身前那些被骂得哑口无言的华服官员们，相视一眼，竟忽然一齐跪下。

“公主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也不知这乔装打扮的公主要做什么大逆不道之事，竟惹得这些忠心的臣子们五体投地，一边苦谏，一边痛哭流涕。

“哼！”

见他们这样，那公主冷若冰霜，哼了一声，也不看地上众人，一双凤眼只盯着远处江岸上的青山绿树，面无表情地说道：

“嗯，本公主在想，你们这般阻挠，是最近胆儿肥了呢，还是忘记本公主手段呢？”

豆蔻少女一句冰冷话语说出，那些跪拜在地的臣子不约而同打了个寒颤，竟一时没人敢说话。愣得片刻，他们中才有位头发花白、面貌清矍的老臣子颤巍巍直起身子，仗着胆跟公主禀道：

“公主殿下，请恕老臣无礼，即使将来斧钺加身，也不得不说了！”

“喔？”

老臣子这般一说，那本来悠悠望着远山的公主，顿时娥眉一挑，朝他射来两道冰冷的目光。

“……”

这位被公主漠然逼视的老臣，看朝服打扮应是个位高权重的朝廷大员。即使在惊惧之中，他那面容神色方正刚直，让人一望便觉德高望重，不由不肃然起敬。只是，正是这样威德并重的耆龄老者，现在被小上几十岁的公主一瞧，忽然又觉遍体生寒，口角啜嚅，刚才酝酿了半天的话儿一句都说不出。目瞪口呆了片刻，他才惊魂甫定，稍微清醒，便又在耿耿忠心支持下继续冒死直谏：

“公主，实不怪得臣等劝阻。公主您一人易服去三峡沿岸巡访，此事实太过危险。微臣久在川蜀，知得本地有言，‘夔门天下雄，剑门天下险’，三峡长江一带到处是激流险滩雄崖峭岸，若是公主有什么……臣等万死莫恕！还请——”

生怕说不完这番话便被拖下去暴打的忠心老臣子，如竹筒爆豆般一口气说出谏言，希图能让公主回心转意。只是千忙万忙，他这话还是没来得及说完。

“住口！”

只听一声娇叱，那冷面公主凤目斜挑，也斜着地上老臣，毫不客气地喝道：

“伍元昭，你闭嘴！”

“你小看本公主？你不知本公主自幼受上百仙师传授？就是对着千军万马也不怕，你还担忧，是不是不想活了？”

叱责到这里，柳眉凤目的少女又将这“伍元昭”上下打量一番，冷冷说道：

“伍元昭啊伍太守，你不提川蜀我还差点忘了。我且问你——”

少女口气忽然变得柔和：

“上回我交待你寻找神符弓之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这……”

蜀郡太守额角忽然冒起汗来。

“喔……”

公主的神色还是一样温柔，上前一步，俯下身，对体似筛糠的老太守说道：

“伍元昭，请你告诉我，我的公主封号是什么……”

“……臣……不敢直呼……”

“哼！是‘定国’！”

刚刚柔和面目的公主顿时变脸，飞起一脚将面前老人踢翻在地，涨红了脸舞着手叫道：

“好个老匹夫！你倒有礼，却是无能！定国定国，你不给本公主找来神兵利器，本公主怎般定国？！”

一边暴躁吼叱，公主一边乱踢乱踹，直将这白发苍苍的老人踢得满甲板乱滚！

见得公主暴怒打人，刚才还跪拜死谏的臣子们忽然噤若寒蝉，勇气荡然无存，眼瞅着同僚被羞辱打骂，却没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

这时候，空气犹如霎时凝固，一位在旁边捧盘侍立的宫女被惊得面色发白，手一软，玉盘一侧，一只白瓷杯从盘中滚了出来，“啪”一声掉在地上，转眼摔得粉碎！

“嗯？！”

就如一头凶猛母兽般，正在踢人的暴烈公主一听身后瓷杯碎响，霎时住脚，猛一回头，两道目光死死盯住那闯祸宫女。

“你站好！”

“鞭来！”

简短的两个命令，转眼这公主便黑牛皮鞭在手，二话不说扬起来，狠命地抽打起那个失手宫女！

“噼、啪！”

“噼、啪！”

公主专用的牛皮鞭永远蘸水，随时准备奉上；此时这皮鞭死命抽在这绿衣宫女身上，隔着单薄的纱裙直激得细嫩的皮肉“噼啪”作响。皮鞭每响一声，地上的那些官员便浑身一个激灵，好似鞭子抽打在自己身上。

这般鞭刑之时，那定国公主如疯似虎，挥鞭如风，直打到十鞭上才堪堪住手。

等她打完收鞭时，受罚的宫女已然皮开肉绽，一身绿裙变成破烂红袄。纵然浑身剧痛鲜血直流，那可怜的宫女却仍噙着泪咬着牙站在那儿，努力端平手中玉盘，身形始终不变。见她如此，公主心下可惜道：

“罢了，当初何必定下一次十鞭的规矩。现在这些贱婢滑溜起来，就是不肯再多打破一只杯子，十分不爽。”

不过，虽然略有小憾，打过这番鞭子后蛮悍的公主毕竟心情舒畅不少。于是，接下来那个军中向以胆色闻名的长江水师副统领朱横江朱将军仗胆继续苦谏时，定国公主竟出奇地没再发怒。

“呵呵呵……”

真个喜怒无常，手中仍拿着血迹斑斑的鞭子，定国公主竟笑了起来：

“朱将军，你说我即使要去，也多带点人手？”

“是！”

面目威严的年轻将军挺身跪得笔直，短促有力地回答。

“噢……”

换上笑脸的公主，展开如花的笑靥，星眸微瞥，咯咯笑道：

“可是朱将军，你知道本公主向来讨厌臭男人。这世上除了父皇，就没一个男的是好东西。这样的话，你帮我看看，这船上有什么能跟我同去帮得上忙的女子……”

满面春风地说到这里，公主已扔掉鞭子，出手如电般劈手揪住那刚刚受罚的宫女耳朵，将她猛地一拉，一个趑趄扯到年轻的水师副统领面前。

“这……”

闪身避让着从那宫女手中跌落出来的杯盘，朱将军看着身前这个可怜的

宫女，想着公主的问题，一时张口结舌，吭吭哧哧说不出话来。

“嗯……不如这样吧。”

正当年轻有为的将军努力思索着对策，那公主已然又说话：

“朱将军，你来看——那边江流中的青石礁岩上，正生着鲜黄的野山菊，本公主甚是喜欢。”

轻言浅笑的公主正是娇艳绝伦，笑吟吟道：

“本公主也常听人说，朱将军你水性不凡，你这就入水渡江去替我摘来那丛山菊花。如果在一刻工夫之内能摘到送给我，我便重新考虑这私服出巡之事。”

“好！”

听得公主之言，水师将军正是受宠若惊！被出名刁蛮的公主这般笑颜相对，甭说是跳水渡江，就是刹时让他去死也值当。当即朱横江便高声答应一声，弹身而起，也不解去身上衣甲，便奔到船舷边，高叫着“请公主等我花来”，话音未落已“扑通”一声跳到湍急江流中。

到得江流里，满心荣幸的水师将军一会儿仰泳，一会儿凫水，一会儿潜游，卖弄着五花八门的泳姿，巧妙地避开一个个湍流中凶险的暗礁旋涡。汹涌波涛中，很快他便游出七八丈，朝着那块如怪兽般矗立江中的礁岩奋力游去。

“公主……请等着末将的花……”

劈波斩浪的水师将军，能这般不顾危险地奋力凫游，主要支撑着他的自然是那片赤胆忠心。只不过，在雪白江浪中舍命向前时，朱将军还记着刚才公主那艳光照亮天地的倾城一笑，于是与那险礁激流舍命拼搏时，还有另外一股甜蜜而温柔的动力。

只是，满心欢悦奋力凫游的忠心将军不知，就在他死命朝远处的江礁游进时，身后那凤舟楼船上已悄然放下一叶扁舟，载着一人，顺着那滔滔的江流直往远方的青山碧水而去。

“嘻……”

扁舟之上，那位如挣脱鸟笼般心情舒爽的公主少女，偶尔回眸望望来处的烟涛白云，便得意地自言自语：

“朱横江、朱横江，你以为本公主看一头猪横江，有意思么！哈哈哈！”

到了无人之处，公主放肆地狂笑着，再不顾及丝毫的皇家仪态。

两岸青山遮不住，一叶轻舟下九关；平民装束的公主快然之际，忘了所谓“乐极生悲”。江天云水中，放肆地仰天嘎嘎大笑的年轻公主，只顾得洋洋得意，浑没察觉到那看似不太湍急的江流中，略显浑浊的江水里正有一排黑黝黝的暗礁，如同黑夜潜藏的狼群一般默然无声、犬牙交错地等在前方！

离了豪华的风舟，在这小舟上轻飙疾进，肆无忌惮的天之骄女更觉得快活。

江风从四面涌来，浪花跳上发髻，听着水浪风涛的声音，就恍如自己穿梭在天宇。迎着呼啸而来的强风，她张开了双臂，拥抱那雀跃的风息；头上的荆钗早已扔掉，一任秀发青丝在风中飞舞，洒洒飘飘。

在大自然急水流风中，一贯好动的帝女忽然少有地宁静。驱着轻舟在浪尖穿行，她闭了眼睛，意态恬娴，用肌肤感受千丝万缕的风息，用耳朵辨别跌宕起伏的浪涛，一瞬间仿佛融入这造化自然，一舟，一人，百浪，千风，万山，与倏忽过眼的云天飞鸟融为一群。

刁蛮公主这样感触自然的静思并没有持续。震耳欲聋的江涛声中，她忽又兴奋起来，睁圆眼眸，把足下扁舟当作滕舫旗舰，左右激流想成万舸争流，在澎湃的金鼓声中勇往直前，浩浩荡荡着向东方冲锋。旌麾指处，所向披靡，居高临下时威风凛凛，她傲慢地睥睨这颤抖的江湖。

这样立在扁舟船头的“女将军”，志得意满沉浸在自己想象的惨烈战争中时，却只顾得顺从己意的流水风波，忘了这战争中还有敌手。远处江中那一排交错的暗礁终于到了眼前，似一群潜伏深草已久的猛兽，狞笑着迎上疾进的扁舟，将它粗暴地拦截。

“砰！”

一声闷响，小艇转瞬翻覆。紧接着一连串脆响闷声，看似坚固的皇家舟